

# 表妹万福

BIAOMEI  
WANFU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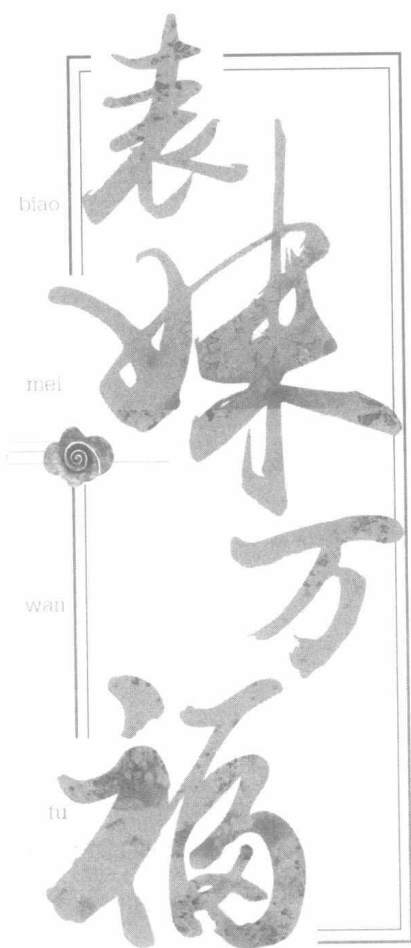
下册

蓬莱客

PENGLAIKE  
WORKS 作品

君若不老，不敢白头。君若白头，随君老去。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 
JIANGSU FENHANG WENYI PUBLISHING LTD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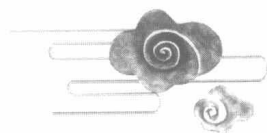
下册

蓬萊客

PENGLAIKE  
WORKS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 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 
ART PUBLISHING, LTD



## 第十八章 北放

这个深夜，南城门外那人的归来，并没有引起京中任何人的注意，朝臣们都以为那人此刻还在西南。

他就像是一滴水落入湖海，消弭无痕。

三天后的这个晚上，李元贵来到西苑秘监，打开门锁入内，见墙角一灯如豆，摊在纸上的笔墨丝毫未动，上不见一个大字。裴右安闭目，盘膝坐于地上，身上衣衫整洁，不见半点褶皱，除了面容略带憔悴，看起来和平常并无两样。

听到李元贵的脚步声，他慢慢睁开眼睛，双目清明如昔。

他朝李元贵点了点头。

李元贵望着他，心情有些复杂，低声道：“裴大人，万岁多年以来对你依靠倚重，你也当自知的。旁人便也罢了，这回叫他知道你对他也有二心，如何能忍？这几日，万岁也是彻夜难眠，未曾合眼。你犯下了如此大罪，万岁都愿意宽宥你，你又何必和

他作对到底？说出来，表个忠心，也就过去了。何况，大人你难道真的不顾甄家死活？”

裴右安微微一笑：“我之罪，我来担。我信万岁，非迁怒无辜之人。”

李元贵望了他半晌，摇了摇头，转身出了秘监。

裴列几夜没有睡好，此刻脸色隐透暗晦，眼底泛着血丝，听完李元贵的回报，面露怒色：“他莫非真以为朕不会对甄家下手？”

李元贵慌忙道：“万岁三思。且再容裴大人多考虑几日。奴婢也再回去劝。”

裴列咬牙道：“朕话既出口，便无儿戏！先将人投入牢中，朕看他说不说！”

李元贵待要再劝，裴列已冷下脸：“你不必多说了，这就去传朕的令，命地方执行，不得延误。”

便在这时，外头传来一阵太监行路的急促脚步声，似有突发要事。李元贵忙转身出去，见自己的另一个干儿子行来，满面喜色，见了他，扑通跪了下来，禀道：“干爹，大喜！天降祥瑞！天降祥瑞！”

就在半月前，泉州甄家为扩修船坞，深挖淤积了多年海沙而变得越来越浅的坞口之时，在淤泥和堆沙之下，挖出了一枚四方玺印，冲刷干净之后，发现玉玺之上竟有“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”八字篆文，当时引来无数民众观看，一道护送到了官府。泉州知府认出，此物应当便是先前失踪了的玉玺，顺安王一朝销声匿迹，如今却重见天日，立刻以红布包裹，收入锦盒，带了甄家之人和泉州当地推举出来的士绅宿老，一行人敲锣打鼓，献送到了福建巡抚衙门，高怀远欣喜若狂，亲自护送玉玺，日夜兼程，方赶到了京城，因没有上命，不敢擅自入城，此刻一行人就在城门外等候，以献祥瑞。

太监报完信，喜笑颜开，巴巴地看向李元贵，见他眼睛一亮，露出喜色，只是还没笑开，这喜色便突然冻住，似又想到了什么不好的事，不禁疑惑，小声地道：“干爹，你怎么了？”

李元贵这才回过神，脸上重新露出笑容，点头道：“好消息。你暂等着，我这就去回禀万岁。”

李元贵转过身，面上那丝笑容便再次消失。

丢失了多年的传国玉玺重见天日，地方以祥瑞献上，说明今上乃真命天子，天命所归，这原本是件天大的好事，但是凑在这个时候发现，恰好又是在泉州甄家的船坞

里重见天日，如此巧合，内中缘由，李元贵怎会想不明白。

裴右安竟然连这一步也考虑到了，这一手安排，如同棋局里的天眼，一子落下，便彻底堵了皇帝的路。心思之缜密，果然非一般人能及，可谓算无遗策。

但这也恰说明一点，他在做那件事的时候，就已做好了万全准备，将身边人也都安排好了后路，而自己，宁愿承受皇帝的雷霆之怒，也矢志不改，甚至甘用性命去护那少年。

在这件事情上，裴右安的抉择有多坚定，皇帝随之而来的怒火就会有多么巨大。

李元贵深知这一点，所以更无法想象，这个时候，倘若自己把消息给禀上去，皇帝的怒气将会是如何可怕。

他压下心中涌出的不安，入内，斟酌着言辞，小心地将方才听来的消息说了出来。

这几日，朝会、议事、召见大臣、批阅奏折，朝廷内外，事情是一件不少，皇帝这里，却没往日顺畅，至今日，案上奏章已经堆了数日，前所未见。李元贵入内禀话之时，萧列原本正低头在批着奏折，一边批，一边听他说话，听到甄家因修建船坞挖出了传国玉玺，泉州民众以为天降祥瑞，高怀远日夜兼程送了过来，神色陡然凝住，提笔的那手也定在半空，一动不动。

萧列慢慢地抬起头，双目圆睁，望着前方，仿佛那里站了什么人，提笔的那只手也微微地开始颤抖。

一滴墨汁渐渐凝聚到笔尖，随着萧列那手不断颤动，倏然滴落，溅在了笔下的奏折页上。

“万岁！”

虽没见到最为担心的大发雷霆，但萧列此刻这个样子，也着实吓人不轻。

李元贵见他脸色渐渐发白，唤了一声。

萧列肩膀微微一晃，闭了闭目，手中笔管渐渐歪了，从指间滑落下来。

“万岁当心龙体！”李元贵慌忙扶住了他。

萧列闭目，以手撑额，半晌，一动不动。

“万岁若体有不适，奴婢这就去唤太医！”李元贵抬头，便要唤入官人。

“不必了。”

萧列慢慢地睁开眼睛，声音有些嘶哑：“朕没事……”

他又道了一声，坐着，脸色灰白，眼底黯淡，目光发直。

李元贵在他身边跟随了几十年，纵然早先被天禧帝和顺安王打压得最厉害的时候，也没见他露出过如此疲惫的模样，看得有些心惊，又担心不已。

“万岁……”

“高怀远那些人，你代朕去看一下吧，先安顿了。朕有些累了，先去歇了……”

“这些奏折，留到明日再看……”

萧列最后喃喃地道了一句，慢慢地起身走了出去，脚步有些沉重。

次日早朝，文武百官获悉，那传国玉玺不久前竟在泉州重见天日，巧的是，还是在裴右安岳家所有的船坞里发现的，福建巡抚护着这天降祥瑞，昨夜连夜送抵京城，今晨敲锣打鼓，百姓闻讯，竞相出街迎接。

百官欢欣，纷纷对着皇帝歌功颂德。

皇帝坐于龙椅之上，指礼部尚书安排迎玺事项。玉玺最后被放在一面金盘之中，经百官之手，依次跪递，最后呈到了皇帝的宝座前。

皇帝神色肃穆，亲手持玺，加盖于翰林院紧急撰出的敬天祭文之上，但见一枚鲜红印章，上赫然有“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”八个篆字，字字分明，纹路清晰。百官无不激动，齐齐跪拜，高呼万岁。

皇帝面带笑容，对此次有功的福建一应官员以及甄家一一加以封赏，随后宣布举行宫宴，以示庆贺，百官谢恩。当夜，宫宴散了之后，众人提及甄家此次所立之功劳，难免便又联系到了裴右安。

这传国玉玺，从前乃随着少帝之殁而消失的，顺安王上位的那几年间，暗中虽多方寻找，但始终没有下落。这些年里，不少朝臣都相信，玉玺应当是被少帝给带走的，如今玉玺竟再次面世，以天降祥瑞的方式，大张旗鼓地呈献到了今上面前，无疑是助皇帝向天下人宣告正统，乃上天授命，可谓功劳不小。众人私下提及之时，无不羡慕裴右安的运道，人虽远在西南，此次在皇帝面前却又露了一个大脸，待下回他再从西南归来，功上加功，还不知要如何封赏。

是夜，宫宴毕，萧列回到后宫，脚步略微踉跄，应是多喝了些酒，躺了下去，便闭上双目，沉沉醉睡。

这一夜，萧列未召后妃侍寝——事实上，那些个后妃进宫后，萧列就极少召见，而从废了太子后，更是一次也无，这一点，李元贵心里再清楚不过。因知皇帝这些时日抑郁不乐，今夜又醉了酒，放心不下，便由自己守夜服侍。

至深夜，鼓楼隐隐传来三更鼓点，李元贵渐渐也困乏了，见皇帝睡得仿似很熟，便从坐榻起身，捶了捶腰，正要退出寝殿，忽听龙床里传来几声含混梦呓：“阿璟……阿璟……”

李元贵神色一紧，迅速回头看了眼寝殿门口，见那两个值夜小太监远远靠在外殿角落的柱子旁在打盹，方松了口气，急忙回到龙床旁，轻轻唤了声“万岁”。

萧列睁开眼睛，目光有片刻的茫然，随后慢慢坐起身，出神片刻，低声问：“几更了？”

“禀万岁，三更鼓过了还没片刻。万岁可口渴？奴婢给您端水。”

萧列接过水，一口气喝下去，随即躺了回去，再没翻身。

李元贵在旁守了片刻，见皇帝背影一动不动，以为他又睡了过去，蹑手蹑脚，正要离开，忽听身后传来一道低沉的声音：“朕想去慈恩寺。”

倘若今夜成行，这将是皇帝入京以来，第三次夜访慈恩寺。

李元贵微微一怔，随即低声应是。

裴右安到达慈恩寺时，四更刚过，正是漫漫长夜里，夜色最为深沉的那个时刻。

四下万籁俱寂。

他停在那个院落的门前，看向李元贵，略微带了点不解。

“裴大人，进去吧，万岁在里头等你。”

李元贵朝他躬了躬身，随即退后了些。

裴右安略一迟疑，压下心底涌出的一丝怪异之感，推开虚掩的门，朝里走了进去。

院落里并不见人，那夜他曾与皇帝对话过的那间屋里，透出一缕暗淡灯火。

他朝着灯火走去，推开门，见桌上摆了一方莲位，前方香炉里插了一炷香火，青

烟袅袅，皇帝背对着门，似在凝望那座莲位，出神了良久的样子。

裴右安朝那背影行叩拜之礼，萧列慢慢转身，命他起来，望着他，久久一语不发。

皇帝脸色憔悴，眼底带着几缕醉酒过后的残余血丝，但目光幽深，如此凝视着他，原本刚硬的五官线条，渐渐变得柔和起来。

裴右安心中的那种怪异之感越发强烈。

他望了眼桌上的莲位，见上面的名号并非自己姑母死后被天禧皇帝所赐的谥，而是极其简单的“裴氏闺名文璟生西莲位”，不禁微微一怔，迟疑了下，道：“不知万岁深夜召罪臣来此，所为何事？”

萧列转头，向着莲位道：“右安，你过来，向你生母叩拜行礼。”

裴右安神色一僵，视线从莲位落到萧列的身上，再从萧列身上转回到那座莲位之上，道：“万岁，罪臣既到了此处，又见到姑母莲位，祭拜自是本分。只是万岁此话，实在叫人费解，罪臣不知万岁是何用意。”

“右安，你并非卫国公之子，卫国公实是你的舅父，朕才是你的生身之父！”

萧列一字一顿地道。

裴右安的目光蓦然凝住了。

“右安，此事，今生今世，朕原本是不欲叫你得知的，只是如今情势不同，朕思前想后，想着还是叫你知晓为好，免得你我父子误会加深，心结难解，故今夜将你唤来……”

“你母裴文璟，你父乃朕，此千真万确。你要信朕。”

萧列话音落下，屋里便陷入死静。

良久，裴右安便只望着对面那人，身影一动不动，也不曾开口。

“万岁怕是醉酒未醒。罪臣告退。”他突然说道，嘴角紧抿，随即掉头，转身大步要去。

萧列一个箭步上前，按住了门。

“右安！你听朕说！朕和你母青梅竹马，此事，前次和你在此相遇之时，朕也讲过。她蕙质兰心，才堪咏絮，朕爱她至深，曾自誓，倘这辈子有幸能娶她为妻，此生必独对她一人。那年朕十七，她十五，行了及笄之礼，朕正要向父皇提亲，恰关外胡



人来犯，朕那时少年血性，一心建功，想立了功勋，回来再提亲也是不迟，便请命随裴老将军赴关外作战。那时卫国公也在军中，与朕并肩作战，二人同袍，情同兄弟。那仗打得异常艰难，为夺河套，胡人倾巢而出，出动三十万骑兵，陆续打了一年多，因天降大雪，胡人粮草不继，方退了回去。那时朕人在关外，突得知消息，父皇病重，朕的长兄太子向父皇提亲，父皇做主，赐婚了他和你母，父皇许也知道自己时日不久，考虑国不可无母，赐婚不久，太子便大婚。待朕不顾一切赶回之际，她已成人妇，父皇也撒手宾天，临终之前，封朕为云中王，亦为朕安排了婚事，指了大族之女……”

萧列停了下来，神色黯然，目光落向桌上的那尊莲台。

灯火昏暗，香头烟柱缓缓升空，如丝如缕，在莲位前凝成了一团纠缠的白雾，又慢慢散开，消失不见。

“父皇驾崩不久，朕便去了云南，从此再没见过你母之面，本以为今生再不得见了，后来，却听闻京中时疫泛滥，你母也不幸染病，被独自送到此处养病，性命垂危。朕得知消息，焦心如焚，带了土人之药，从云南潜来此处，暗伴她半年。她病好后，朕不得不走，却万万没有想到，她随后就生下了你……”

萧列长长地呼了一口气，望向始终神色紧绷、更是一语不发的裴右安。

“右安，朕知道你一时必定难以接受此事，只怪造化弄人。你可还记得你十六岁那年，朕将你从死人堆里找出时的一幕？朕那时欣喜若狂，唯一所想，便是上天终究还是厚待了朕。文璟虽去了，却为朕留了你这一点骨血，朕要好好待你，有你在朕身边，便如同你母……”

“我问你，我姑母，她既然不是染疫而死，她是如何死的？”

裴右安突然打断了他，问。

萧列黯然更甚。

“当时朕亦不在她身边。你祖母去世之前，朕曾去见她，听你祖母之言，你出世后，她出血不止……”

他的声音微微颤抖，停了下来。

“血崩而死？”

裴右安眼底慢慢地绷出了几缕血丝，咬牙道。



萧列凝视着面庞仿似也微微扭曲的裴右安，眼底渐渐泛出一层泪光。

“你母不幸过世后，你就被你舅父抱养。朕知道有你之时，当时你已是卫国公府长子了，朕再也无法将你接到身边，只能暗中关注。右安，你的容貌，和你母亲极是相像，你的才情也是出自她。你不知道，当年你还是个少年之时，名满京城，朕虽不能靠近你，心中却是何等骄傲，又何等遗憾。朕极是羡慕你的舅父，能得你朝夕相对，对你言传身教……”

“我再问你。当初是她心甘情愿，还是你强迫于她？”

裴右安再次出声，打断了萧列。

萧列对上裴右安投来的目光，沉默了许久，转头再次望向那莲位。

“你为何不说话？”

裴右安神色渐渐冰冷。

“右安……”萧列闭了闭目。

“朕不敢亵渎你母芳魂……一切都是朕的过错。那夜是朕越了大防……”

“那是因你没有资格再亵渎她！”裴右安蓦地厉声说道。

萧列一愣，随即目露焦色：“右安，你听朕解释！朕当初来时，全无半点旁念，只一心盼上天可怜，能叫她病体痊愈，只是那夜，分别在即，朕一时冲动，难以克制……”

“所以即便以情之由而越大防？你任性之时，可曾替我姑姑想过半分？她一个女子，以她当时心境，如何强行拒绝于你？莫说是你迫她在先，即便她被你感动，心甘情愿，你若真如你所言珍爱于她，明知此为不当之举，又怎忍心如此待她？”

“人之所以为人，乃知敬畏，知羞耻，知克制。否则，和禽兽又有何异？”

裴右安眼角泛红，声音亦微微颤抖。

萧列呆住了，定定地望着裴右安，泪光闪烁，半晌，点头道：“你骂得是，朕禽兽不如。朕这些年，每每想起当初做下的禽兽之举，便痛悔不已。倘若不是朕的过错，你母也不会早早而去。如今文璟已去，朕再无法弥补亏欠她的，幸而还有你。右安，你不知，朕是何等希望……”

萧列朝裴右安走了一步，伸手似要抓住他的手臂。

“以母之命，换我之命，我宁愿不曾生于世上！”

裴右安冷冷地道，绕过了萧列，来到那张供桌前，凝望莲台片刻，下跪叩了三叩，随即起身，开门离去。

萧列追了上去，冲他的背影道：“右安！朕对不起你的母亲，朕也对不起你，朕今夜告诉你这些，是盼你我父子同心！朕乃你父！你母当初既拼死生下了你，想来也不愿看到你我今日成如此局面。朕已经想好，朕的这个江山，日后……”

裴右安蓦地停住脚步，转头，盯着追上的萧列，眸底宛若渗出一层淡淡血痕。

萧列猝然停住，竟不敢再发一声。

“我父裴显！大魏上柱国一等公卫国公裴显！万岁慎言，罪臣告退！”

字字句句，从他齿间迸出，道完，他转头离去，出了那扇院门，身影迅速消失在夜色之中，再未回头。

萧列再追了两步，慢慢停下，望着前方，呼吸粗重，整个人都在微微打着哆嗦。

李元贵慌忙从暗处现身，入内扶住皇帝，不敢发声。

萧列被扶着，在漆黑夜色下的孤院里站了许久。

天渐渐明了。远在千里之外的泉州，这日一早，甄家便上下忙碌，送嘉芙踏上了返京之路。

嘉芙做出这个决定，告知家人之时，甄家上下还沉浸在刚挖出天降祥瑞的喜气里。孟太太突然听女儿提出要回京城，又是意外，又是不舍，劝她说女婿如今人也不在京中，况且先前走时，也特意叮嘱过的，叫她安心留在泉州，如今大可不必这么早就回去。但嘉芙以服侍婆母为由，坚持要走，孟太太也就只好阻拦，安排她的返京之事。甄耀庭本要亲自送妹妹回京，却被嘉芙以家中需他支撑为由给劝下了，最后择了信靠管事护送嘉芙上路，方才孟氏、甄耀庭、玉珠等人相送，一一告别。

人上了马车，嘉芙面上的笑容便消失不见，出起了神。马车渐渐出了城门，上往驿道，忽然却停了下来，管事说有人拦。

嘉芙探头出去，见杨云拦在车前，迅速走来，见礼道：“夫人，大人先前有话，留夫人在泉州，请夫人听从大人之言，也勿为难卑职。”

嘉芙盯着他：“我问你，前些日我家船坞里挖出的那东西，是不是你安排的？”

前些时日，甄家船坞里被做事的人挖出了一尊玉玺，最后说是已经匿踪数年的传国玉玺，轰动全城，甄家人也是难以置信，全家欣喜若狂。

嘉芙听到消息之后，立刻便猜到应是裴右安的安排，心中越发忐忑，如何还留得住？

她问完，见杨云不语，冷笑道：“你们家大人都干了什么好事，他不和我说，想来我问你，你也不会说的，我索性也不问，免得为难你。只是这路，也不是你家大人造的，这趟京城，我是回定了！他既不让我去，你就叫他亲自来拦。他不来，我便去！”

她说完，便放下窗帘子，命管事继续前行。

马车上了驿道，疾驰而去，身后扬出一片黄尘。

眼见马车越去越远，杨云无可奈何，只得护送，便翻身上马，追了上去。

嘉芙命同车的檀香将自己的包袱取来，从里拿出那日杨云转来的信，从里面抽出一张纸，盯着又看了一遍，将其慢慢撕成两片、四片、八片，一直不停，在檀香惊诧的目光注视之下，将那纸撕成了碎片，最后手伸出车窗，松开五指。

小纸片被驿道上的大风吹得瞬间四下翻飞，如蝴蝶般狂舞，消散在田野之中。

接连三日，皇帝没有露面。

这三日里，没有朝会，没有议事，没有哪个大臣见到皇帝的面，那些送上去的奏折，更是迟迟不见批复。

朝臣只记皇帝勤政不辍，便是生病，平日也从无辍朝，如此情况，从登基至今，前所未见。众臣向李元贵打听，李元贵只说万岁前夜不慎染恙，体感不适，故辍朝养体。第一日还好，第二日，群臣开始私下议论，至第三日，众说纷纭，便有位分高深、平日时常出入御书房的，被推举出来探病，在外等候许久，李元贵终于出来，和焦心的大臣们应对一番，最后传了皇帝的口谕，说明早便恢复早朝，众人这才放下心。

李元贵目送大臣们离去，转身入了寝宫。

寝宫里空无一人，宫人都被清了出去，层层帐幕低垂，大白天的，里面光线也很昏暗。

李元贵轻手轻脚走到寝宫深处，来到那张垂着床帐的龙床前，躬身，隔着帐子小

心地道：“万岁，人都走啦！”

帐子里没有声音。

李元贵等了片刻，终于伸手，轻轻撩开帐子。

才十月初的天气，白天正午，穿个夹袍，在太阳下走几步，有时还会有出汗的热感，此刻，皇帝却从头到脚裹了床大被，人坐在床上，只露出一张脸，两只眼睛盯着前方，一动不动，犹如入定。

帐内光线昏暗，眼睛看起来便黑洞洞的，神色有些骇人。

李元贵又道：“万岁，大臣们都走了。万岁明日还要早朝，奴婢去叫个太医，给开个调气的方子……”

“朕没病，几十年都过来了，这么点事，死不了——你告诉朕，这几日，他都在牢里做什么？”

“裴大人什么都没做——”李元贵小声道。

皇帝呵呵两声：“朕懂了！他油盐不进，朕那晚上的一番苦心，全白费了！”

他慢慢地转头，瓮声瓮气：“朕掏心掏肺，盼他忠心于朕，父子同心，他却如此对朕，丝毫不顾朕的脸面！朕是皇帝，朕要脸的！李元贵，你说，朕当如何治他的罪？”

李元贵眼泪一下便掉了出来，用袖角飞快擦了擦，跪了下去：“万岁，龙体要紧，千万不要想坏了身子。至于裴大人那里，万岁再给他些时日，父子天性，骨血使然，慢慢他会想明白万岁的一番苦心。”

皇帝恍若未闻，半晌，冷笑道：“朕的苦心，他恐怕都看成驴肝肺了。罢了，看在她的面上，朕再给他一次机会。他若还是执迷不悟，拼着被她责备，朕也是认不了这个儿子了！”

李元贵一愣：“万岁是想……”

“朕先去批奏折！”

皇帝一下将已经披了一天的大被甩开，翻身便下了榻，披头散发，只着身上的一件白色中衣，鞋也未穿，赤脚踩着冰凉平滑的宫殿地面，朝前便大步行去，衣袂拂风，大袖飘飘。

他少年时性格飞扬，仪容英美，如今老了，虽性情大变，性格阴鸷，但此刻未着

龙袍不修边幅，双肩依旧架山，背影看去，倒多了几分化外人般的飘洒不羁之味。

李元贵一愣，随即哎了一声，提起地上那双鞋，急忙追上去：“万岁，当心脚凉，奴婢给您穿鞋……”

子夜，月黑风高，羸着裴右安的那所西苑秘监之内，灯火沉沉。

裴右安侧卧于监房地上铺着的一张草席之上。

渐渐地，监房外传来一阵脚步声，那脚步声越来越近，最后停在监门前，伴随着一阵开锁声，有人跨入牢门，站在了地上。

裴右安睁眼，慢慢回头，看了一眼，起身抚平衣摆而跪，朝着前方那个身影行了一礼。

萧列的半张脸映了昏暗烛火，仿佛镀了一层浅浅灯色，另半张脸，却匿在烛火照不到的阴面里，双目一明一暗，目光幽幽。

“右安，从你十六岁至今，你在朕的身边将近十年。这十年里，你为朕分忧解难，和朕朝夕相对，如今你知朕为你父，你对朕，难道真就没有半分孺慕之情？”

萧列发问，声音沉沉。

裴右安道：“回万岁，罪臣的命，当年是万岁所救。这些年，罪臣为万岁所办的每一件事，既是报恩，亦是出于人臣本分。万岁乃天下人的皇帝，更是天下人的父母，令天下人孺慕，方为君王之道，更不负当初龙潜武定二十年间的梯山航海、削衽袭带。”

萧列眼角跳动，深深呼吸了一口气：“很好，既然你以君臣相譬，朕便以君之身份，最后给你一次机会。”

“朕问你，少帝之事，你还是无话可讲？”

裴右安沉默片刻，道：“回万岁，罪臣无话可讲。”

萧列呼吸再次粗浊，手掌捏紧，手背几道青筋慢慢鼓胀，宛若皮下暴走青蚓。

“你当真不怕死？”

“雷霆雨露，莫非天恩。”

萧列双目暴突，直直地抬着手臂，一指指着跪于地上的裴右安，拖长已然变调的嗓音：“无君无父，不忠不孝！朕这里，再容不下你这般大逆不道之人！朕当年从素

叶城将你带来，如今你给朕回去那里！从此两清，各不相欠！”

他说完，猛地转身，袍角摆动，朝外疾步离去，橐橐步伐声中，身影渐渐消失在走道的尽头。

裴右安依旧直直跪着，脸色变得苍白，腰背慢慢地躬了下去，额头触着冰冷的泥地，身体一动不动。

他忽然感到喉咙似甜，又慢慢地直起身，咽回了那口涌出的积闷在胸已然多日的暗红瘀血，随即坐回那草席之上，闭上了眼睛。

数日之后，整个大魏朝堂，被一个在私下疯狂蔓延的消息给搅得彻底翻了个天，人人无心政务，连上朝之时，也都在暗中观察皇帝的脸色，想从中寻出点蛛丝马迹来。

那三天令人费解的罢朝过后，这几日的皇帝，已经恢复原本的样子，躬勤朝会，散后召问，事无巨细，了如指掌。但凡臣工有应对不当，便发难责成矫枉，一如皇帝的作风。大臣无不如履薄冰，全神应对。

没有人敢相信，那个暗中流传的消息是真的。

数日之前，黎明时分，有人看到一人被两个老卒押着，出了皇城的北门。

这京城里的许多人都认得裴右安。据说那个人的样貌，和裴右安极其相似，只是那日不复朱紫，一身青衣，出了城门，便向北去。

接着，有人确证，荆襄至今为止，确实不见裴右安到任一日。于是消息就此蔓延开来。

据说，裴右安去往西南赴任之时，不知何故，擅离职守，抗命不遵，触怒了皇帝，皇帝龙颜大怒，遂革他官职，发往北方，以示惩戒。

至于内情如何，皇帝为何又没有公开示众，一时众说纷纭。这日，刘九韶和安远侯一道面圣，以裴右安为朝廷重臣，若真有罪，也当三司会审的理由，向皇帝求证消息。不想皇帝勃然大怒，当场将二人申斥一番，罚了三月俸禄。自此，满朝噤声，再无人敢多议论一句，“裴右安”三字，成了不可说。

这个秋日的清晨，东方刚刚泛出一缕鱼肚白，道旁残柳垂丝，寒芦飘絮。裴右安

和老卒为伍，继续上路。

倘若运气够好，再这样走上几日，或许就能遇到朝廷发往北方的军辎队伍了。

渐渐行至前头那座桥亭时，身后忽然传来马车上来的辘辘之声，追到近前，是辆青毡小车，停下后，一个女子从车里爬了下来，一身朴素，胳膊挽了个包袱，喊他留步。

“大人，有小娘子追你哩！”一个老卒说。

裴右安转头。

迟含真追了上来，停下，紧紧地攥着手中包袱，双眸凝视着他，微微喘息。

老卒对望一眼，便让到了一旁。

“你可还好？”裴右安朝她微微点头，一如从前，温和有礼。

迟含真喘息渐定，望着他消瘦的面容，眼中渐渐蕴了泪光。

“裴大人，我听闻了你的消息，我已安顿好弟弟。关外苦寒，请裴大人允我同行，我无别念，只想留在裴大人身边伺候，哪怕为奴为婢，这辈子也是无憾。”

裴右安展眉，微微一笑：“你的好意，裴某心领。我是戴罪之身，此为发配，万岁有命，家人亦不允同行，如私下同行，罪加一等。你回去吧。”

他转过了身。

“裴大人——”

迟含真又追了几步。

“佛经云，弱水有三千，只需取一瓢饮。我这一生，有内子伴了我两载，已然无憾！你回吧！”

裴右安头也未回，大步朝前走去。

迟含真停在原地，定定地望着前方那道青色背影。那笔直背影，如竹，如松，晨风拂着衣角，他阔步向前，渐渐消失在行道尽头。

笑儿吾妻。向来书信，提笔必是见字如晤，吾却但愿此信不用展于汝面。非吾不念汝，不愿晤面，乃倘若汝见此信，便是吾之无能，负与汝当初之约，亦负吾曾对汝所许之诺。

记仲夏离别，汝悒悒不乐，吾不忍，遂低语告汝，不久必接汝同归。彼时吾尚存



几分侥幸，唯愿冥冥予以成全。至今夜，独处西南偏隅，陋室烛残，听夜阑漏声，声声催晓，知再不可自欺，遂提笔落字。

吾每逢下笔，千言往往一笔而就，然今夜此刻，竟墨凝思涩，心中言语，纵然万千，却不知如何付诸笔端。

犹记两年前于激江府，那夜吾如今夜，孑然宿于驿舍，深夜难眠，起身灯下执卷，忽竟闻汝唤我之声，难以置信。待开门而出，汝衣衫不整，赤足蓬发，状若惊兔，扑至吾前，竟投吾怀抱，良久不放。彼时，吾震惊莫名，以为怪诞，然如今想来，那夜当是吾此生欢愉之始，历历在目，鼻息留香。

吾自幼起，读诸子百家，熟先贤教诲，毋不敬，思无邪。然，纵使博我以文，约我以礼，乱我之者，却始于卿卿。

忆武定数月，同居屋瓦，汝百般狡黠，吾常训斥于你，安敢云，吾彼时亦非乐在其中而不自知？及至婚成，云屏香暖，锦帐低语，细看，无不俱好。

汉书载，梁鸿每归，妻为其具食，不敢于鸿前仰视，每每举案齐眉，传为千古佳话。然吾不羨梁鸿，吾独爱汝之恣肆娇憨，纵当时不悦，如今想来，已是求而不得。料此生再难见汝娇态，更不得听汝以大表哥唤吾，方知遗憾，深入骨髓。

吾父曾教导吾幼时兄弟数人，曰君子不易，行正道，循礼义，吾曾深以为然，然时至今日，吾方知，天下最难者，并非如何行君子之事，乃汝与正道礼义，吾当如何取舍。

吾终是食言，未秉当日许诺，南归接汝，负汝翘首之待。明日吾须上路，做一当做事，此事恐致杀身，而吾涉险前行，并非曲求物誉，更非爱汝不及旁人，乃人立于穹壤之间，有必行之事。

今日此事，便为吾之必行，无可推却，然吾终究辜负于你。

卿卿，汝当初奔吾，乃寻吾之庇佑，今日无双全之法，吾负了你，倘有朝一日，汝得知吾之凶讯，万万不可自伤，更不必徒劳奔走，吾之罪，于君王，罪不可赦。

此一生，吾虽身居庙堂之高，实不过一副残躯，揣阴鄙身世，少时又声名狼藉，为一不祥之人，得汝不弃，相伴双载，生，余岁足够咀嚼欢趣，死，亦是命数使然。唯一遗憾，便是往后再不能护汝之安乐，好在已做安排，虽不能亲自护汝余生，料汝